

野芒◎著

BINGGE1930
《兵戈·1929》续篇

1930

横刀立马，

武大逞杀伐手段 伏尸百万

狼烟风沙，

中原肇连天战火 喋血千里

团结出版社

形式

1930

野芒◎著

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兵戈·1930 / 野芒著. — 北京 : 团结出版社,
2016. 1
ISBN 978-7-5126-3932-4

I. ①兵… II. ①野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64262 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 (出版社)

(010)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(发行部)

(010) 65133603 (邮购)

网 址: 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E-mail: 65244790@163.com (出版社)

fx65133603@163.com (发行部邮购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装: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170mm×240mm 1/16

印 张: 22.25

字 数: 282 千字

印 数: 4045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978-7-5126-3932-4

定 价: 39.80 元

(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)

目 录

CONTENTS

- 序章 拉开了枪栓 / 1
- 第一章 陇海响起了枪炮声 / 31
- 第二章 陇海成了火海 / 58
- 第三章 津浦打翻了天 / 96
- 第四章 平汉血流成河 / 127
- 第五章 湖南打成了一锅粥 / 148
- 第六章 上风变了下风 / 174
- 第七章 到了节骨眼上 / 205
- 第八章 当头一声霹雳 / 235
- 第九章 落花流水 / 261
- 第十章 枪炮声停了 / 313

序章 拉开了枪栓

一、出兵

1930年4月1日，阎(锡山)在太原就陆海空军总司令职，冯(玉祥)在潼关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，以刘骥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，辜仁发副之，以鹿钟麟为前敌总司令，徐永昌副之，南与桂军联合，分路出兵讨蒋。

——薛笃弼 曾任民国政府内政部部长、卫生部部长

滔滔黄河，奔腾而来。

浊浪翻滚着、咆哮着，似乎发泄着无尽的愤懑，又似乎在拼尽全力扭动挣扎。令人心悸的震耳轰鸣声，弥漫了民国十九年的春天，也弥漫了整个世界。

几辆汽车在黄河边“嘎”地停了，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徐永昌、副总司令杨爱源和联军总司令部的总参议周玳、副总参谋长辜仁发几个人下了车，在车边站定，稍过了一會兒，反蒋联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阎锡山迈出了车门。

阎锡山举手打个眼罩向着对面望了一望，对徐永昌说道：“次宸，过了黄河，便是郑州地界了。我就送到这儿，转头要往津浦线去了。”

徐永昌道：“永昌一定不辱使命，总座请回吧。”

阎锡山却露出了兴致勃勃模样，向着四下一打量，道：“这去处风景不错，我得领略一番。”

这时，卫队早在近处排好了队伍，阎锡山一招手，卫队旅旅长杜春沂跑到了跟前，阎锡山道：“敞开喉咙唱一嗓子，提提神。”

杜春沂答应一声转身去了，接着，卫兵们便高声唱了起来：

我是革命军，
我是革命军，
打仗为救老百姓，
并为民族抢生存，
前进！前进！
大军都出娘子关，

会师中原入武汉！
不怕死，不偷生！
打倒蒋介石，
扑灭反革命。

这正是阎锡山亲自撰词的《反蒋歌》，千把个喉咙一齐唱出，很有些气势。阎锡山脸上露出笑容来，快步走上了近旁一个高坡，在坡上站定向远处望去，只见对面群峰逶迤连绵，邙山巍然峙立，山下黄河波涛滚滚、宛如一条黄龙蜿蜒东去。天下有名的郑州黄河大铁桥，横跨黄河，连通南北。

邙山巍巍，黄河滔滔、长桥卧波，好一派雄浑气象。

“着实不错。”阎锡山“啧啧”感叹了一番，又道，“山河雄阔，足壮行色。我军今天跨过黄河，不日定要饮马长江。”

徐永昌向来内敛，平日里少言寡语，轻易不露喜怒的，在这儿也一直没大作声，心中却是不停地嘀咕：这阎伯川行止与往日大不相同，这般得意洋洋，口出大言的情景极是少见。

其实，徐永昌心中却也有数。从前，阎锡山在遍地乱窜的梟雄堆里不显山不露水，脚下也只有山西这一块去处，手里的晋军也绝称不上能战。可经历了一场北伐，名头一下响亮起来，竟是与蒋介石、冯玉祥、李宗仁肩膀头子一般齐了。不过他的第三集团军平心而论，与那三支军队相比，仍是弱了许多。没想到如今竟是脱胎换骨，成了另一种模样。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散了摊子，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走了下坡，只有阎锡山这第三集团军非但毫发无伤，反而腰杆儿越来越粗，成了唯一能跟蒋介石比高低、论长短的对头。阎锡山经历了这番闪展腾挪、拳打脚踢，也成了敲敲头皮响当当的厉害角色、众望所归的反蒋首领。只要这次把蒋介石打下去，这个国家由阎锡山说了算，自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

徐永昌断定：阎锡山在心底里已是认定这场战争获胜手拿把攥，正因为如此，作为陇海线上晋军的最高指挥官，徐永昌心里一直沉甸甸的，心思如眼前的黄河水一般翻翻滚滚。

阎锡山却依然兴冲冲的，转过，对徐永昌道：“次宸，陇海这边的战事就交与你了，津浦那边看我的。”

徐永昌道：“是。”

说话间，阎锡山隐隐觉出徐永昌有些不对劲。

徐永昌平日行事沉稳，不爱张扬，阎锡山与他相处，却总是生出一种如

梟似豹的感觉。可如今，他的眼神里分明藏着一丝忧郁，说话也带出些少气无力模样，与往日大不相同，阎锡山顿时警觉起来，低声问道：“次宸，有什么话说？”

徐永昌徐徐道：“请总座预备至少一百条民船，分置于黄河两岸铁桥附近。”

“唔？”阎锡山一愣。

“我带兵过河后，请总座一定安排人在铁桥上铺一层木板，板上垫土，每天让压路车将土洒湿压实，只要战事不终结，此事便不可停止，务使路面保持畅通。”

阎锡山听了，心顿时往下一沉，徐永昌这是在安排退路！大军已是开赴战场，马上便要拉开枪栓生死厮杀，主将却软了腿，考虑开了后路，这还了得！阎锡山有些吃惊，也有些不悦，更有些焦急，定定地看着徐永昌道：“次宸呀，此次三路作战，陇海路位居中央，津浦平汉只是两翼，故而最为紧要，攸关大局呀。”

徐永昌自是听得出阎锡山的弦外之音。

这次讨蒋，联军分作三个方面军。第一方面军是以李宗仁为总司令的桂军，第二方面军是由鹿钟麟为总司令的西北军，第三方面军便是由徐永昌任总司令的晋军了。部署在陇海线的晋军精锐，共有孙楚、杨效欧、关福安、杨耀芳、张会诏、赵承绶六个军，再加上七个炮兵团，不下十五万人马，归徐永昌直接指挥。另外还有孙殿英、石友三、刘春荣等几个杂牌军，算来也有十几万人，拢合起来，徐永昌手里握着不下三十万人马，他要是松了心劲儿，这仗便无法打了，难怪阎锡山心急。

徐永昌清楚阎锡山的心思，却不接他的话茬儿，一指黄河铁桥道：“总座你看，河南与我山西相通者，只有这一座铁桥。永昌此次统率几十万大军过河作战，不能无妥善后路，永昌定当受命而来，全师而归。”

“唔……”

“永昌何尝不能自己置办船只，维护铁桥？所以请总座费心者，正是要总座心中记着还有万一之用。”

阎锡山做事向来小心，“举大事必慎其终始”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。往前迈步，便寻摸退路；便宜要赚，亏绝不能吃；事儿不是万全，断不伸手，一直是他行事的谱儿。徐永昌这一番话，恰好点到了穴位，阎锡山心里一下透出亮来。这十几万人马，是自己的本钱、宝贝疙瘩，要是出了闪失，那日子便当真过不下去了，徐永昌想的长远，说的在理！阎锡山点头道：“好好，

次宸想得周到，想得周到。兵凶战危，造次不得：着实造次不得。往好处争取，往坏处打算，正是为大将者不可缺的。”转身对周玘道：“次宸说的，你立马着人去办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这可是天大的事，你得给我记到本子上，忘了可不行！”阎锡山道。

周玘赶紧掏出本子写了下来。

徐永昌这才松了口气，道：“总座放心，永昌定当全力以赴。”

阎锡山挥挥手道：“好，次宸做事，我一向放心。只等你的好消息。过河去吧。”

徐永昌行了礼，与杨爱源几个去了。

阎锡山看着徐永昌走远，蹙起眉来若有所思地道：“次宸是不是过于小心了？”

周玘转了话题道：“未曾开战，洛阳、郑州已是唾手可得，战局极好，联军各部士气大旺。”

阎锡山有些得意地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接下来，咱们要让蒋中正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势如破竹，什么叫摧枯拉朽。”

周玘道：“如今陇海线势头极好，我们再在津浦线那边动起手来，两线合力，拿下徐州当不费多大的力气。徐州一下，南京的大门便打开了……”

阎锡山突然截断了周玘的话头，道：“徐州，一定得首先夺到咱们手里。咱们晋军，一定得头一个踏进南京城！”

周玘知道阎锡山的脾气，如今局面大好，煮熟的鸭子自然不能让它飞了，也不能让别人抢先伸了嘴，便道：“是。”

阎锡山转身急急走了几步，又缓了下来，低声向周玘道：“冯焕章可是只猛虎，要好生摆弄，得给他套上缰绳。”

周玘心中透亮。如今两家虽是联手讨蒋，可到底各怀心思。阎锡山这是看到情势极好，担心冯玉祥不听招呼炮蹶子，生出了要约束他的意思，可周玘也知道冯玉祥的脾气，从来不是谦让的主儿，又是属蝎子的招惹不得，便道：“只怕冯焕章……”

阎锡山伸了一个指头一点周玘的胸脯，道：“其实，缰绳就在你的手里。”

“我？”

“对。你，周玘，周子梁。”

“那缰绳……”

“枪弹、给养便是。”

周玳为晋军的总参议、炮兵总司令还兼着兵站总监，掌管钱粮弹药。如今讨蒋联军各部的弹药物资，全指望山西供给，只要攥紧这些物件，自然便是握紧了缰绳，收放全在自己了。

周玳道：“还是总座有办法。”

阎锡山“嘿”地一笑，竖了大拇指往两边抹了抹自己的短髭。

周玳又问：“第十一路军，总座打算让哪个做总指挥？”

“万选才。”

“万选才？”周玳很觉意外。

阎锡山“唔”了一声，问：“不合适？”

“那刘茂恩……”

“刘茂恩不行，这人心眼子忒多，他哥刘镇华还不跟咱们一根肠子。”

周玳说的万选才与刘茂恩都是第十一路军总指挥刘镇华手下的军长，刘镇华前不久撂挑子出了洋，第十一路军由他兄弟刘茂恩代管，按理这时总指挥当由刘茂恩来做最合情理。万选才瞒着锅台上了炕，反而压过刘茂恩一头，怕是要惹出乱子，周玳寻思了一下，道：“万选才……是个老粗。”

阎锡山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粗好，实在，好管束。”

“刘茂恩是从军校出来的，他那个军实力也强些，万选才怕是驾驭不了他。”

“我已与冯焕章通了气了，第十一路军改为第六路军，总指挥就定万选才！河南省主席也一并由他来当。”

周玳知道阎锡山已是拿定主意，便不再多话。这时，两人走到了车边，阎锡山突然停了下来，问周玳道：“子梁，我且问你一件事，是对的却不是好的，或者是好的却不是对的，你是按好的做还是按对的做呢？”

周玳正在沉吟，阎锡山已是自己答道：“自是要按对的做。”

几十把军号一起吹响。

刹那间，站满西北军士兵的洛阳西工兵营阅兵场，除了号声与风声没了其他动静，可腾腾的杀气，却直冲到半天空里。

号声足响了半分钟方才停了。声音刚落，一阵啾啾马嘶、嘚嘚蹄声却又响起，接着便见一簇人纵马直奔过来。

他们是西北军里名头震天价响的手枪兵。这些兵全都一样的装束：肩挎盒子枪，腰缠牛皮弹带，斜背长枪，背后插一把红缨大刀。到了阅兵台前，手枪兵一起勒住马，在台两边站成了两排。

“立正！”蓦地，台前传过一声口令，全场“哗”地一声响，两万多士

兵“唰”地挺起了胸膛。

十几个人乘马走了过来。

头前的一匹枣红马上，坐着一位将近五十的汉子，八角帽、青布鞋、灰蓝色军装，板板正正打着绑腿，上下装束与士兵一般模样，只是身量高大、膀阔腰圆，搭眼看去，浑身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威严。此人正是西北军的首领、这次讨伐蒋介石的联军副总司令冯玉祥。他身后边跟着的，是手下的将领鹿钟麟、宋哲元、张维玺、孙良诚、刘骥几个。

几个人到了阅兵台前，一起向着阅兵场上的士兵举手敬礼。

号声又一次嘹亮地响了起来。

几个人到了阅兵台前停下。冯玉祥下了马，大步登上台去。

站在台上，举目望去，满眼都是随风翻卷的旗帜，如林的刀枪和虎彪彪的士兵，冯玉祥长长地舒了口气，心中激起了冲天巨浪。北伐之后，西北军连吃几次大亏，自己也绊了好几个跟头，如今，罩在心头的雾霾一风吹散，自己就要带着几十万弟兄，杀出潼关，径奔中原，晃开膀子跟蒋介石较量一番了。

春末的风紧一阵缓一阵，吹到脸上，很是舒坦。冯玉祥浑身的血沸了起来。他觉得自己现在就是一只蓄满了劲的豹子，就要“呼”一下纵身窜出草丛，扑向猎物。

反蒋的箭将要射出，拉满的弓弦“嘣嘣”作响。汪精卫、陈公博的国民党改组派，邹鲁、谢持的西山会议派同声共气，阎锡山的晋军与李宗仁的桂军还有自己的西北军携手一体，孙殿英、石友三等友军踊跃相从，东北的张学良虽是未曾公开点头，却也答应暗中相助弹药，如今，可算得上全天下一片声讨蒋。这次行动，依商定的计划，西北军沿平汉路进攻，晋军从津浦线进攻，两军各出一部人马，由鹿钟麟与徐永昌联合指挥，沿陇海线进攻。三路抢出，先拿下徐州。桂军在南边遥相呼应，自广西出兵湖南，夺取武汉，然后三军汇集，直趋南京！这上百万人马发作起来，那便是滔天巨浪、疾风骤雨，蒋介石、中央军断断逃不过灭顶之灾。

冯玉祥从心底里生出几分得意来。自打离了太原回到陕西，反蒋的事儿一路做来出人意料的顺溜。3月底前锋一出潼关，原先驻守河南的韩复榘便撒丫子跑到了山东，西北军兵不血刃，便占了洛阳、郑州。全军上下全都兴冲冲的。今日在这西工兵营检阅队伍，便是要再给众人加把劲儿，接下来好挽起袖子，好好干他一场。

阅兵台上，冯玉祥张开了双臂，向着怀中搂了几搂，高声喊道：“嗨！

嗨！嗨！”

冯玉祥寻常说话嗓门就高，此时喊来，更是响亮，全场的弟兄都听得真的。

“弟兄们，咱们这回出兵，要干什么？讨蒋！为什么要讨蒋？就是因为那个蒋中正，存心想让咱们西北百姓活不下去。西北军也成了他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一心要把咱们遣散、消灭。可他蒋中正忘了，咱们是哪个？是在南口跟吴佩孚、张作霖他们拼过命的西北军！是打败过直鲁军跟奉军的西北军！是在北伐中立了绝大功劳的西北军！”

场里的官兵齐声高呼起来：“西北军！西北军！”

冯玉祥又高声道：“这个蒋中正就是个发了霉的葡萄，一肚子坏水。存心要咱们西北军民的命不说，还想要国家的命！越来越独断专行，媚洋卖国，要是任他这么干下去，国家早晚要毁在他的手里，咱们早晚要当亡国奴！你们说，咱们应该怎么办？”

“讨蒋！讨蒋！讨蒋！”官兵举起拳头又是一阵呼喊。

“他蒋中正分明打错了算盘！”冯玉祥喊道，“有西北军在，断断不能容得他无法无天，祸害国家！咱们要救中国，咱们要救百姓！”

“救中国！救百姓！”

冯玉祥左手卡腰，右手握起拳手，向着天空猛地打去：“我命令你们，打进南京去，打倒蒋中正！”

“打进南京去！打倒蒋中正！”像平地里卷起阵阵风涛。

讲完，冯玉祥走下台来，重又跨上马去，在手枪兵的簇拥下，向着火车站方向奔去，身后，士兵们放声唱了起来。

男儿励志铁石固，
事业足千古，
古今中外诸贤杰，
谁非我齐伍。
覆载也天地，
生育也父母，
锦绣旗帜日月光，
名勒丰碑石兽负。

第二方面军总司令，第二、第三路军前敌总司令鹿钟麟与第一路军总指挥张维玺，第四路军总指挥宋哲元，还有联军的总谋长刘骥几个在后边缓缓

而行，边走边议论起来。

鹿钟麟道：“看冯先生的模样，这次讨蒋十拿九稳了。”

宋哲元长叹一声道：“我只担心阎老西这人靠不住，到时再让他逛到坑里去。”

刘骥说：“这人弯弯肠子太多！前几日在新乡开会时你们没看出来吗？阎老西一个劲儿要咱们在陇海线与平汉线取守势，他在津浦线取攻势，拍着胸脯说由他保打徐州。小算盘打得忒精！分明是想抢先将南京夺他到手里，好在我们面前挺腰子。”

宋哲元点头道：“怕是也存着把好处全搂到他口袋里的心思。”

鹿钟麟道：“我最担心的是，这次冯先生把咱们的家当全都拿出来，分明是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，要是一旦战事不利，只怕咱们顺顺当当退回西北都难。”

张维玺道：“确实。我听说孙连仲曾请求冯先生在西北多留些人马，守住咱们的老窝，可冯先生牙关咬得紧紧地撂了狠话，说这次讨蒋败则同归于尽，胜则到南京组织政府。”

几个人静了下来，脸上都挂了阴云。

不多时，到了火车站，远远便听到一个大嗓门在响，刘骥道：“冯先生发火了。”众人急忙催马奔了过去。

到了跟前，却见冯玉祥一脚踏着铁甲车的踏板，一脚蹬在站台上，脖子上的青筋根根直跳起来，吼道：“真是岂有此理！我饶不过他去！”说着，将手中的几张纸“唰唰”撕个粉碎，扬手扔了出去，纸片儿雪花般四下飘开，不等落地，冯玉祥已是转身上车去了。

鹿钟麟问站在一旁的副总司令部参谋长李兴中道：“冯先生这是跟哪个生气？”

“张伯英。”李兴中道。

张伯英正是张钫，也是个名头当当响的人物。当年曾是秦陇豫复汉军东征大都督，还做过陕西靖国军的副总司令，一向与冯玉祥交情不错，如今做着河南建设厅厅长还是冯玉祥保荐的，只是在韩复榘换旗投蒋时，张钫帮着上下鼓动，让冯玉祥心里结了好大的疙瘩。

刘骥问：“为了何事？”

李兴中小声道：“冯先生给张伯英发了封电报，让他劝说韩复榘回到咱们这边来，可张伯英却回电报数落起冯先生来，说什么：大战将临，大难即至，与阎锡山合作，必贻后悔。还说，秦豫荒旱为灾，民不聊生，军食何来？”

还说……”

这时，陡地一声大喊打断了李兴中的话，冯玉祥从车门里探出头来，向着鹿钟麟道：“瑞伯！”

鹿钟麟上前几步，冯玉祥黑着脸道：“看来张钫是铁了心跟咱们作对了，那就怪不得我手辣了。他眼下还在郑州，你到了那儿，立马把他拿住。他愿意走独木桥，就打发他去。”

说完，车门“咣”一声关个严实。接着，铁甲车开动起来。

鹿钟麟站在站台上，没有作声。张伯英说来也是西北的元老，跟西北军的不少将领交情不浅。一听要对他下手，鹿钟麟心中自是有些不是滋味。这时，身后的宋哲元望着远去的铁甲车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鹿钟麟说道：“张伯英到底是有些功劳的。”

鹿钟麟仰头像是对着天空道：“也许张伯英得了消息，早就拔腿撂了。”

说着，转过头来，宋哲元也正好向他看过去，两人目光一对，都是微微一笑。

二、跟他们见个高低

徐州道台衙门，一派森严气氛。

自打明洪武十一年建起到满清，这儿都是徐海一带最高长官处理政事的地方。这衙门建得很是别致，大门前横着一座长十多丈，高两丈上下的照壁，过了照壁，走进大门，从大堂、二堂、三堂，一直通到后楼。左右两边，建着厢房，厢房两侧又配着院落，近百间房子，如今分别做了开会、办公及住宿的用场。

此时，衙门的围墙外，相隔三五步便有一个士兵荷枪实弹、虎彪彪地站着。大门口一左一右，两队士兵各自握了手提机关枪，检查进出的人车，一派杀气腾腾的模样。衙门里边，许多军人急匆匆地来去，全是忙碌的样子。

大礼堂附近，却是另一番景象。

附近没人走动，也没嘈杂声响，礼堂四周不远便有一个身配盒子枪的士兵，一动不动地立在那儿，四下里一派寂静。

礼堂里边，记者见面会却开得正是热闹。

蒋介石坐在椅子上，身后站着杨杰、刘峙、顾祝同、陈诚、杨永泰、邵力子等将领与幕僚，他们的对面，坐着的站着的，中国的外国的，全是报馆的记者。

一个日本记者问道：“如今大战在即，蒋总司令心情如何？”

蒋介石向着脚下一指，道：“此处何处？徐州道台衙门！前年的四月，就在此处，我和冯玉祥结盟誓师，开始了第二次北伐，最终将北洋军阀彻底铲灭。眼看国家未来一片光明，总理大业即将完成。哪知如今有些人却又堕落为封建军阀，成了国家与民众的敌人！每想至此，中正感慨万千，有时竟是痛心疾首！”

一个高个子美国记者接口道：“北伐胜利之后，多方接连以武力反抗中央，蒋先生是否认为自己也有应反省之处？”

这话说得噎人，可蒋介石脸上的神色依然从容，道：“反动力量跳将出来，并非坏事，正因如此，反革命与革命之壁垒方才更加明显，革命成功之时也愈发接近，我对时局无穷乐观，革命的力量可以消灭一切反动势力。”

英国《每日快报》的一个女记者接着问道：“此次阎锡山、冯玉祥、李宗仁等一起武力反对中央，声势浩大，蒋总司令是否有把握战胜他们？”

蒋介石没打顿儿说：“当然，此役为封建军阀最后之挣扎，亦即革命战争之最后一幕。”

这位记者又问道：“外界评论，此次战事一起，将是中国最大规模的一次战争，破坏肯定巨大，蒋总司令是否还要做最后的和平努力？”

蒋介石嗓门陡地高了起来，道：“阎锡山、冯玉祥诸人军阀积习不改，深恐统一不利于其割据野心，和平消弭其作乱机会，故而处心积虑，连番动兵，祸国害民。中央已做了最大努力，但他们皆执迷不悟！”说到这儿，蒋介石握起拳头，擂了一下扶手，又道：“阎锡山向来狡诈为心，阴险成性，常欲以牺牲别人而立于不败之地，对中央貌似服从，对地方则唆使叛变，挑拨离间。冯玉祥则迭次谋叛，野性不改，与阎锡山共肆披猖，狼狈为奸。此前，中央对其脑髓肺腑早已洞察，之所以未作断然处置，期以感化，希其自省，但是阎、冯、李诸逆不知悔悟，反而变本加厉，视中央宽容为畏怯，竟至于纠集盗匪，反抗革命。”蒋介石的脸色红胀起来，气儿也喘得粗了。

中央社的一位记者这时问道：“蒋总司令有何策战胜叛逆？”

蒋介石挺直了胸脯道：“此战关系党国命运，我等军人定抱牺牲精神，高举我黄埔旗帜，一往无前，有进无退，奋身杀敌。中正身为总司令，将同诸位军事同志一起，冲锋陷阵，胜则尽军人本分，败则杀身成仁。”

身后站着的几个将领，听了这话，浑身也都热了起来，齐齐喊了一声：“有进无退，奋身杀敌！”

正在这时，一位副官走上前来，俯到蒋介石耳边，轻轻说了句话，蒋介石脸上顿时生出一片喜色，一指身后的手下，向着众记者道：“诸位还有何事，

但请向这几位询问便是，因有要事，中正先行告退。”说罢，起身便走。

出了礼堂，蒋介石问副官：“在哪里？”

副官答道：“在客厅。”

蒋介石急步走去，到了客厅，推门便进。

客厅里，一人正坐在沙发上，看到蒋介石进来，便站起身来，刚要开口，蒋介石已哈哈笑着叫了一声：“伯英兄。”上前挽住了他的手臂。

此人正是张钫。

说来蒋介石与张钫着实有些扯不断的关系，两人先前都是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，且学的都是炮科，只是在校时无有什么深交。后来蒋介石成了民国首脑，张钫做了河南省建设厅厅长，同学成了上下级，会面倒是不少，只因张钫与冯玉祥在一条线上，故而两人一向不甚亲近。当下，蒋介石一见张钫，却如老友相会一般，很是亲热，拉着张钫在沙发上坐了，上下打量了一番，道：“伯英兄风采不减当年，辛亥时的英雄豪气还在。”

张钫明白蒋介石这是在给自己戴高帽子，不过倒也受用。

辛亥革命时，张钫确有一番英雄举止。那时，革命党在武昌举义，张钫也在西安跟随张凤翔等人起事反清，他曾带着几十个弟兄潜入禁城，将清军的火药库一把火烧了个干净，做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后来西北起事的革命党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，任张钫做了秦陇复汉军东路征讨大都督，率部防守潼关。当时前来攻打清军人多势众，张钫率部与他们拼死搏斗，潼关被清军夺去三次，又让张钫三次夺回，这一仗，杀得潼关内外尸横遍野，也杀得张钫在三秦地界名声大震。

此事张钫往日也颇引以为豪，如今听蒋介石说起，便笑道：“总司令开玩笑，钫如今丧家之犬尔。”

这话倒是实情。那日鹿钟麟到了郑州，张钫不知就里，还找上门去会鹿钟麟。鹿钟麟一见到张钫，一下变了脸色，愣了一愣，说有急事要办，让他在里屋等着，且不得随便走动，便转身走了。张钫正觉得蹊跷，鹿钟麟的参谋长秦德纯来了，低声对他说：“鹿司令说了，让你到洛阳去见见冯先生，老朋友一见面，啥闲话都没了。”张钫在江湖上混得久了，一听这话，便明白大事不好，赶紧找个由头逃出了郑州，经开封入了山东地界。韩复榘得了信儿，立马向蒋介石说了。蒋介石一听，很是高兴，赶紧给韩复榘发电，让他无论如何留住张钫，也给张钫发了报，请他务必到徐州见见面，并嘱咐副官：张钫一到，立即报告。

“顶多也就是英雄落魄。”蒋介石露了关切的神情说，“那边情况如何？”

张钫长叹一声道：“我在开封的住处已让冯焕章抄了，家母从陕西入晋逃往了天津，与我有牵扯的军政人员被捕杀了不少。”

蒋介石轻轻“啊”了一声，又问道：“那伯英兄有何打算？”

张钫道：“钫万念俱灰，只想寻个清静去处享享清闲，再也不过这打打杀杀的日子了。”

蒋介石摇起头来，道：“这可不像你张伯英。”

张钫长叹一声，没有说话。

蒋介石又道：“战事一起，国家定是大受损害，你我自不能坐视。伯英兄纵然不放一枪，冯焕章也不会原谅你。公义私仇，都不应当置身事外，中正切望伯英兄能本着辛亥革命之精神，为国家效劳。”

张钫心里明镜似的，自己在西北与河南都待过不少日子，与西北军的很多将领和河南地界的杂牌头目都很有些交情，这些人不少当年还曾是自己的部下，蒋介石向来是个无利不起早的角色，之所以如此殷勤，正是看中了自己这方面的用场。一时沉吟起来，不自觉地从小口袋里摸出烟盒来，刚抽出一根，突地想到蒋介石从不抽烟的，便又将烟卷儿向烟盒里插去。这时，蒋介石已从几上拿起火柴，擦着了火，向他伸了过来。

张钫赶紧含上烟凑过去，吸了一口。蒋介石又道：“伯英兄革命元老，久经战阵，且又在河南行政有年，熟悉此地风土人情，在军政两界素有人望，实是不可多得之人才，我意河南平定之后，军政事务全交由伯英兄负责，到时还要劳驾伯英兄多多费心呢。”

张钫听出蒋介石这是要把河南省主席的位子交给自己的意思，心里也活动起来，吸过几口烟之后，道：“钫有一个要求。”

“伯英请讲。”

“准备大宗款项、弹药，由我自由分配。”

蒋介石明白张钫已是点了头，也知道张钫明白了自己的心思，顿时高兴起来，连声道：“此事无任何问题，伯英兄只要开口。”

张钫向着蒋介石一抱拳。

蒋介石转了话题道：“此次战事，北方战场上，阎冯逆军兵分三路，一路由张维玺从平汉路往南攻，一路由鹿钟麟与徐永昌沿陇海路东进，一路由傅作义由津浦线往南。”

“其势汹汹。”

“我军计划是，韩复榘任第一军团总指挥，在鲁北阻挡傅作义南下……”

张钫道：“韩向方悍将也，可敌傅作义。”

蒋介石道：“这次冯玉祥一动，韩复榘便自己请求到山东抵挡晋军。”

张钫说：“韩向方不对冯玉祥作战，一方面可能是怕敌不过西北军，另一方面则可能不忘冯玉祥从前对他的好处，再一方面便是担心自己的部下倒戈投冯。”

“伯英兄看的准，中正自是不能强人所难。”

“总司令如此处置极为妥当。”张钫说这话时，心中却道：你分明是担心韩向方与冯玉祥藕断丝连而顺水推舟罢了。

蒋介石又道：“我军第二军团总指挥为刘峙，统率顾祝同、陈诚、蒋鼎文等十一个师近三十万人由徐州沿陇海铁路西进，迎战鹿钟麟与徐永昌。”

张钫道：“看来陇海一线是此次作战的重点了。”

“正是。我已命何成浚为第三军团总指挥，率王金钰、魏益三、杨虎城、徐源泉等十二个师在许昌以南地区迎战张维玺。”

张钫道：“平汉线上这些杂牌，都是没毛的猴子，只有何雪竹能管束得住他们，总司令用人极当。”

“何应钦任湘鄂赣粤军总指挥，率何键、蔡廷锴、蒋光鼐等六个师抵挡桂军。”

“好。”张钫沉吟道，“此次大战，估摸得有上百万人厮杀，西北军、晋军也不是易与的，实是少有之大战，容不得闪失。”

“正是。”蒋介石道，“伯英兄当不吝指教。”

张钫道：“别的不敢说，河南地界里，归德现由万选才部驻扎，取下倒也容易，可前进到兰封时，便难通过了。”

蒋介石还要问个究竟，张钫却只是笑了一笑，道：“总司令且看吧。”抽了口烟又道，“眼下万选才与刘茂恩都在归德一带，我在陕西靖国军做副司令时，他俩都曾在我手下干过，与我还有几分交情，用得着时，我倒可以前去看望他们一下。”

蒋介石知道张钫的意思，一阵高兴，道：“如此极好，如此极好。我看你先休息休息，晚上我为你接风，许多事我还要细细地请教。”

俩人又谈了好一会儿，张钫方才起身告辞，蒋介石亲自将他送到客房里，回来时心情很是畅快。此时，记者会已是散了，蒋介石便让卫队长王世和叫上参议杨永泰，驱车向徐州城外驶去。

车上，蒋介石把张钫的事对杨永泰说了，临了道：“张伯英一到，我们增了十万精兵。”

杨永泰这才明白了记者会上蒋介石突然离去和现在满面喜色的缘由，心